

解码 档案修复

本报记者 陶涛

阳光明媚、充满纸张香气的工作室里，通州区档案馆首批珍贵档案修复工作正在顺利推进。原本残破的17套纸质文物经过档案修复师的匠心妙手，转危为安，重获新生。

看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人们大多对文物修复这个“神秘”工作有了更多好奇。档案修复和文物修复一样吗？档案修复是如何开展的？近日，记者随区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，实地体验和感受文物档案修复如何化腐朽为神奇。

通州区首次启动档案专业修复

通州区档案馆始建于1958年，迄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。目前，馆内现有文书档案162757卷、8448件，馆藏资料8360册；馆藏名人手稿、书信、雷锋文献、艺术家书画等共计1.2万件(册)。区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为党管档、为国守史、为民服务是档案馆最大的职责所在。

据了解，作为区级档案馆，除了负责接收和征集本地区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，对馆藏档案按规定进行整理、鉴定、销毁和安全保管外，通州区档案馆还负责进行档案资源的开发，编辑出版档案史料，参与本地区编史修志等工作。同时，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，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工作。

“通州区档案馆的馆藏时间跨度200余年，有大量形成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书、古籍、地契、照片等珍贵档案。”通州区档案馆档案利用科科长柏国才介绍，由于时间久远和保存条件的限制，有些档案已出现了污渍、折痕、残缺、断裂、皱褶、糟朽、动物损害、微生物损害等病害，写印色料也出现脱落、染色、字迹模糊等现象，亟需进行科学、系统地保护修复处理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档案，使其能够长久保存下去，去年10月，区档案馆启动了珍贵档案抢救保护修复工作，并编制了专业的保护修复方案。由于技术条件、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限制，区档案馆目前无法独立完成这批文物档案的修复工作。此次，委托专业档案

文物修复机构北京博宸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文物档案修复。

柏国才介绍，首批修复的17套纸质文物中，有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等古籍4套共29本，《五一节天安门城楼合影》《1949年渡江欢送合影留念》《抗战胜利纪念珍影》等照片5套共16幅，以及包括毕业证书、地契在内的文书档案7件，手卷1个。

为何选择这批档案作为首批修复对象呢？柏国才告诉记者，这批送修的文物价值珍贵，亟待修缮。“这里面‘年龄’最大、最珍贵的是清代官府刻版印制的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‘最年轻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《五一节天安门城楼合影》和‘刘各庄小学毕业照’，也有60多年的历史了。最有故事的应该是老照片《1949年渡江欢送合影留念》，这是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，咱们通州子弟参军赴前线参加作战前的合影，是真正的红色文物。”对这些珍贵档案背后的故事，柏国才早就烂熟于心。

修复地点在丰台，从通州赶过去，即使不堵车，路上也得个把小时。几个月来，柏国才和同事们隔三岔五就跑到丰台“看望”正在修复的文物档案，了解进度、检验质量。“生怕拍出一点儿闪失。”柏国才介绍，这批文物档案预计将在今年6月底全部修复完毕，回到通州区档案馆。“这次的修复也是我馆的一次‘试水’。这批文物的修复质量对接下来的修复计划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。”

古董地契20多处破损一一填补

这批档案文物到底有多难修呢？

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工作室。档案修复师冯向梅手正忙着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古籍修复。冯向梅今年51岁，七八年前爱上了这行，曾师从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，参与过北京市文物局、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、深圳南山博物馆等单位的纸质文物修复工作。她手稳心细、专业能力强，是此次通州区这批文物档案的主要负责人。每天，冯向梅都要和待修复的文物档案共处八九个小时。

虽然见过不少珍品，但这套古籍还是让她眼前一亮。

“我们通常把1911年前的书籍称为古籍，但古籍不一定是善本，一般来说，清乾隆之前的才被列为善本。这套古籍虽在乾隆之后的光绪年间(公元1875年至1908年)刊刻，但书品宽大，刻工精良，白棉纸精印，也属于善本。你看，它颜色很白，说明用的纸张质量好，应该是当年比较贵的一种材质，民间用纸一般都会发黄。另外，它的字体刻得相当规整，而且用的是不常见的朱墨套印，这对工艺水平要求极高……”顺着冯向梅手指方向，记者发现，除了刚才说的这些特点，该古籍不同于普通民间古籍，还有着格外加宽的天头地脚，颇为大气。

对这套古籍，冯向梅选择了将全书拆开，一叶叶修复的方式进行。她解释道，这也是古籍修复中一种常用方式，目的就是全方位地检查古籍破损情况，边检查、边修复。

“这叶虽然没有破损，但角上有个明显的折痕，得挑开弄平。”边说着冯向梅拿起一把针锥，小心翼翼地挑起一角，慢慢展平，又高高举起喷壶，让水雾从远处洒下来，紧接着用羊毛刷轻轻抚平。“水千万不能近距离冲着纸喷，得像朝空中喷香水一样，若有若无地让水汽散下来。”接着，这张被抚平的树叶垫上撒潮纸、压书板，又放上两块花岗岩制成的压书砖，等彻底平整后拿出。“看似简单的工序，也要小心又小心、谨慎又谨慎，不能让修复变成损害。”冯向梅说。

记者留意到，冯向梅手里的针锥很有意思，是用宣纸卷起大号缝衣针制作成的。“我们修复师的工具很多都是这样，别看简单，但非常趁手，轻巧又锋利，古籍修复可离不开它。”冯向梅笑着

告诉记者。桌上另一边，则摆着一个用削薄的竹片制成的小竹刀，行里叫“竹起子”，用它可以轻松地挑开两张粘连在一起的纸。

“这张马连云地契很特别，但破损有点严重。”跟着冯向梅的修复，记者又见到了这批文物中一张距今整整百年的“古董”地契。这张地契其实是左右两部分粘合在一起。右侧是一张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年(1921年)正月初七的地契，左侧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对该块土地的重新认证，记载了土地转换过程。这种跨越几十年的“穿越体”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历史信息。

但这张宣纸地契上已经有了20多处破损，多是因年代久远，纸张酸化导致的破洞、折痕、污渍等情况，修复工序较多。冯向梅先把一处缺损部位的边缘修整，然后另取一张材质相同的补纸，用毛笔蘸水随破洞画出形状，再手撕成圆形的补纸，用毛笔轻轻抹上稀薄糨糊，把补纸润湿后合在破损处，轻轻抹压。填补这处破洞，需要用小宣纸条一层层地粘贴，直到厚度和原纸张齐平。之后，再将此处用水略湿润后，一点点地将破洞旁边多余的部分轻轻刮去。直到填补完，一直屏气凝神的冯向梅才直起腰呼了一口气。她解释说，这非常考验功力，既要一米以外看出来，又要保证近看时能认定其修复过，要有可识别性。

修复中还有一项，便是“上色”，即补全颜色。据了解，上色技艺在字画修复中比较常见，此次的文物档案《抗战胜利纪念珍影》照片影印件上出现了很多因脱色造成的白点，就用到了上色修复。“我们要选用相近的颜料，调配颜色时还要反复比较。上色时，笔头要干湿得当，由浅入深，不能急于求成。”

据介绍，由于都是纸质档案，表面清洁、脱酸处理、修补压平等几个关键步骤。而且，经CLEAN PH30酸碱性测试，几乎所有纸张的pH值都低于脱酸处理的临界点，酸性最强的pH值为4.46。“酸化是造成纸张老化的主要原因，所以这批纸质文物都得进行专门的脱酸处理。我们采用的是中国书画传统修复中的水洗法脱酸。修复后，文物还会被妥善放进量身定制的无酸囊匣，延缓今后纸张老化的过程。”冯向梅说。



“古董”地契经过档案修复师的巧手，重获新生。

古籍修复“只医病，不美容”

修复是最复杂的工艺。一般来说，一套档案由一位修复师全部负责，情况复杂时会多人配合。冯向梅感叹，正如修复大师们所言，古籍修复大多时候是“只医病，不美容”。她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一张张“濒危”档案经过自己的双手，修旧起废，缀连古今，成就感和满足感无法言喻。

“如果按照程序来说，一张A4纸大小的档案，全部修复完要经过多道工序：揭粘、除尘、编排顺序、去污、除酸、选纸、配纸染色、喷水压平、补破损、装订……单是压平就得个四五天。”冯向梅告诉记者，此次进行的古籍、手卷等都属于纸质文物，是文物修复当中常见且重要的一类。“字画和古籍文物的修复程序大致相同，但根据损坏程度的不同，使用的修复手法和步骤略有差异。”

在一般人看来，文物档案修复既神秘又高深，修复技术非比寻常。那到底有什么神秘方法呢？

说起档案修复技术，区档案馆编研科副科长杨海东笑言：“没有什么神秘的高科技，目前档案馆文物仍以传统手工修复为主。”

但这其中，讲究很多。杨海东说，文物保护修复要遵循四大基本原则：最小干预原则、整旧如旧原则、材料和措施可逆原则、最大限度保存信息原则。

跟修复设备相比，纯手工修复具有可逆性，哪一步做错了，或者有瑕疵，都可以推翻重来。“比如修补纸张时，背后的裱糊，即使多年后有更好的修复手

段，我们也可以把现在修复的这部分完整地揭下来，完全不会破坏档案原样。也就是说，所有为了修复而增加的东西都是可以无损地取掉的。”杨海东解释说。

而且，因为文物修复要最小化干预，除了文物酸化严重时可往清水中加入少量小苏打脱酸，修复中严禁使用化学试剂，一些修复中的“古法配方”沿用至今。

“比如修复用的浆糊，这可不是外面买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用小麦淀粉按照特定比例调制的。去了面筋，做了防虫处理。可别因为材料易得就小瞧它，实践证明，不管从粘合力、防腐性能还是后续修复可逆性等方面评估，小麦淀粉可都是目前用于修复古籍的最佳黏合剂材料。”冯向梅解释说。

剪刀、毛笔、排笔、镊子、羊毛刷、喷壶、毛巾、浆糊…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物件，在这儿都是十分考验手上功夫的修复工具。档案修复师们就是用这些小工具，完成了精细的档案修复。

工具虽然“土”，品质可丝毫不含糊。专门定制的纯手工打造剪刀，刀刃比一般剪刀长，可以确保修书时一剪子下来，避免参差不齐；用来刷平纸张的棕刷由老手艺人选择纯天然材料，且严格按照古法制作工序手工制成。自制工具也不在少数，都是好用又买不到的“孤品”，更是日积月累琢磨出的小妙招。



部分修复工序

档案征集共筑通州记忆

说起通州区档案馆的馆藏宝贝，柏国才如数家珍。“拿清代档案来说，馆内现存的多为清代地契，形成时间最早的是雍正元年(1723年)的官契，距今已有298年的历史。虽然这些纸早已泛黄，但表述内容非常清晰，涉及立契人姓名、卖地原因、土地数量、坐落位置、地界四至、价钱、收款情况以及有可能出现纠纷的解决办法等内容。除此之外，档案馆还存有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的完税凭单，非常珍贵。”他介绍，特藏库内还有清光绪年间的《通州志》手稿，刘少奇视察通县的照片等，这些都堪称镇馆之宝。

馆藏内容更是一部鲜活的通州发展史。据悉，馆内还存有第一任通县县委书记的手写日记，十分生动地再现了通州当年的经济社会生活。此外，馆内还收藏了刘绍棠、面人汤、高占祥、张源、王粹夫等大家的手稿、著作、日记、书画、剪报、照片、面塑作品等，对公众免费开放参观。

为充分彰显运河文化魅力，记录北京城市副中心变迁历程，挖掘地区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档案资料，近年来，通州区档案馆还向社会广泛征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档案资料、实物，其中重点征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、大运河文化带、区内名人、艺术家、老照片等档案资料。

益高涨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个人荣誉证书，到反映运河文化生活方式的老物件、获奖证书和发明专利，送到档案馆的内容越来越丰富，一帧一纸都饱含着大家对通州的热爱。

随着馆内档案的日益增多，为让更多的市民和珍贵档案“见面”，除常规的馆内开放展览外，区档案馆顺应发展形势，积极借鉴网络传播开展网上展览。目前，已推出了《通州名人展》《档案见证美丽乡村建设》《众志成城 战胜疫情》等主题图片展，还在融汇副中心APP等新媒体平台开通端口，供市民随时参观。陈民介绍，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，该馆也正在筹备百年百人展览，分为红色初心、激情岁月、火红年代、逐梦新时代四部分，展示通州区一百位不同时期的党员模范的档案资料。

陈民表示，未来档案馆会继续转变工作方式，主动联系区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深入乡镇政府、村委会和档案线索提供者人家中，让馆内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、运河文化、区内名人、艺术家档案等方面的资料更丰富。

档案修复是一项不断延续的工作，旧档案修复好，新档案可能又有破损。区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今后，该馆也将对出现破损的馆藏档案分期分批进行修复，以工匠精神让一页页残破的档案重获生命。为确保最大限度地保护文书档案，目前区档案馆的查阅全都使用数字化副本，尽量不动用纸质文物。“我们也会不断优化馆内档案修复环境，储备档案修复人才，相信珍贵的档案未来在馆内就能实现完美修复。”该负责人表示。